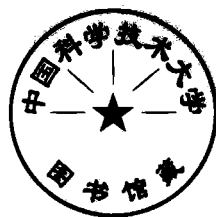


著 人 作 周

口 甘 口 苦

局 書 平 太

周作人著



苦  
口  
甘  
口

上海太平書局印行

# 苦口甘口

每冊定價國幣貳百圓

著者 周作人

發行者 陶亢德

發行所 太平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印刷所 中國科學公司

上海福州路三四二號  
電話九四九一五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初版

## 序

今年夏天特別酷熱，無事可做，取舊稿整理，皆是近一年中所寫，共有二十一篇，約八萬餘字，可以成一冊書，遂編爲一集，即名之曰苦口甘口。重閱一過之後，照例是不滿意，如數年前所說過的話，又是寫了些無用也無味的正經話。難道我的儒家氣真是這樣的深重而難以消除麼。我想起顧亭林致黃梨洲的書中有云：

「炎武自中年以前，不過從諸文士之後，注蟲魚，吟風月而已，積以歲月，窮探古今，然後知後海先河，爲山覆簣，而於聖賢六經之旨，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漸有所覩。」案此書亭林文集未載，見於梨洲思舊錄中，時在清康熙丙辰，爲讀明夷待訪錄後之復書，亭林年已六十四，梨洲則六十七矣。黃顧二君的學識我們何敢妄攀，但是在大處態度有相同者，亦可無庸掩藏。鄙人本非文士，與文壇中人全屬隔教，平常所欲類知者，乃在於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但所取材亦併不廢蟲魚風月，則或由於時代之異也。此種傾向之思想大抵可歸於唯理派，雖合理而難得勢，平時已然，

何況如日本俗語所云，無理通行，則道理縮入，這一類的文章出來，結果是毫無用處，其實還還是最好的，如前年寫了一篇關於中國思想問題文章，曾被人評為反動，則又大有禍從口出之懼矣。我於文集自序中屢次表示過同樣的意見，對於在自己文章中所有道德的或是政治的意義很是不滿，可是說過了也仍不能改，這回還是如此。近時寫我的雜學，因為覺得寫不好，草率了事，却已有二十節，寫了之後乃益了解，自己歷來所寫的文章裏面所有的就只是這一點東西，假如把這些思想抽了去，剩下的便只有空虛的文字與詞句，毫無價值了。我一直不相信自己能寫好文章，如或偶有可取，那麼所可取者也當在於思想而不是文章。總之我是不會做所謂純文學的，我寫文章總是有所為，於是不免於積極，這個毛病大約有點近於吸大烟的癮，雖力想戒除而甚不容易，但想戒的心也常是存在的。去年九月以後我動手翻譯日本坂本文泉子的如夢記，每月譯一章，現在已經完畢，這是近來的一件快意的事。我還有希臘神話的注釋未曾寫了，這個工作也是極重大的，這五六年來時時想到，趕做注釋，難道不比亂寫無用無味的文章更有價值麼？我很怕被人家稱為文人，近來更甚，所以很想說明自己不是寫文章而是講道理的人，希望可以倖免，但是昔者管寧謂郗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取禍之道，則亦不甚妥當。天下多好思想好文章，何必盡由己出，鳩摩羅什不自著論，而一部大智度論，不特譯時想見躊躇滿志，即在後世讀者亦已可充分了解什師之偉大矣。假如可以被免許文人歇業，有如

吾鄉陷貧之得解放，雖執鞭吾亦爲之，只是目下尙無切實的著落處，故未能確說，若欣求脫離之心則極堅固，如是譯者可不以文人論，則固願立刻蓋下手印，即日轉業者也。

民國甲申，七月廿日，知堂記於北京。

# 苦口甘口目錄

序

(一)

## 第一分

苦口甘口

三二年九月

(一)

夢想之一

三三年二月

(六)

文藝復興之夢

同上

(三)

論小說教育

三二年十二月

(二六)

女子與讀書

同上

(二四)

燈下讀書論

三三年八月

(二八)

談翻譯

同年一月

(三五)

怠工之辯

同上

(四〇)

希臘之餘光

同年五月

(四六)

我的雜學

同年六七月

(五四)

## 第二分

武者先生和我

三二年十月

(九九)

草圖與茅屋

三三年二月

(一〇四)

蘇州的回憶

同年三月

(一一一)

兩種祭規

三二年十月

(一二七)

讀鬼神論

三三年五月

(一二四)



俞理初的著作

三三年十一月

(一九)

陶集小記

同上

(二〇)

關於王嘯岩

三三年二月

(二一)

虎口日記及其他

三三年十月

(二二)

陽九述略

三三年二月

(二三)

### 第三分

遇狼的故事

三三年三月

(二四)

## 苦口甘口

平常接到未知的青年友人的來信，說自己愛好文學，想從這方面努力做下去，我看了當然也喜歡，但是要寫回信却覺得頗難下筆，只好暫時放下，這一擱就會再也找不出來，終於失禮了。爲什麼呢？這正合於一句普通的成語，叫做「一言難盡」。對於青年之弄文學，假如我是反對的，或者完全贊成的，那麼回信就不難寫，只須簡單的一兩句話就夠了。但是我自己是曾經弄過一時文學的，怎麼能反對人家，若是贊成却又又不盡然，至少也總是很有條件的，說來話長，不能反復的寫了一一寄去。可是老不回覆人家也不是辦法，雖然因年歲經驗的差異，所說的話在青年聽了多是落伍的舊話，在我總是誠意的，說了也已盡了誠意，總勝於不說，聽不聽那無關係，那是另一問題。現今在這裏總答幾句，希望對於列位或能少供參考之用。

第一件想說的是，不可以文學作職業。本來在中國够得上說職業的，只是農工商這幾行，士雖然位居四民之首，爲學乃是他的事業，其職業却仍舊別有所在，達則爲官，現在也還稱公僕，窮則還是

躬耕，或隱於市井，織屨賣藝，非工則商耳。若是想以學問文章謀生，唯有給大官富賈去做門客，呼來喝去，與奴僕相去無幾，不唯辱甚，生活亦不安定也。我還記得三十五六年前，大家在東京從章太炎先生聽講小學，章先生常教訓學生們說，將來切不可所學為謀生之具，學者必須別有職業，藉以糊口，學問事業乃能獨立，不至因外界的影響而動搖以至墮落。章先生自己是懂得醫道的，所以他的意思以為學者最好也是看點醫書，將來便以中醫為職業，不但與治學不相妨，而且讀書人去學習也很便利容易。章先生的教訓我覺得很對，雖然現今在大學教書已經成了一種職業，教學相長，也即是做着自己的事業，與民國以前的情形很有不同了，但是這在文學上却正可應用，所以引用在這裏。中國出版不發達，沒有作家能够靠稿費維持生活，文學職業就壓根兒沒有，此其一。即使可以有此職業了，而作家須聽出版界的需要，出版界又要看社會的要求，新舊左右，如貓眼睛的轉變，亦實將疲於奔命，此其二。因此之故，中國現在有志於文學的最好還是先取票友的態度，爲了興趣而下手，仍當十分的用心用力，但是決心不要下海，要知正式唱戲不是好玩的事也。

第二，弄文學也並不難，却也很不容易。古人說寫文章的秘訣，是多讀多作。現在即使說是新文學了，反正道理還是一樣。要成爲一個文學家，自然要先有文學而後乃成家，決不會有不寫文學而可稱文學家的，這是一定的事，所以要弄文學的人要緊的是學寫文學作品，多讀多作，此外並無別的方法。

法。簡單的一句話，文學家也是實力要緊，虛聲是沒有用的。我們舉過去的例來說，民六以後新文學運動哄動了一時，胡陳魯劉諸公那時都是無名之士，只是埋頭工作，也不求名聲，也不管利害，每月發表力作的文章，結果有了一點成績，後來批評家稱之爲如何運動，這在他們當初是未曾預想到的。這時代是早已過去了，這種氣風或者也已改變，但是總值得稱述的，總可以當作文人作家鍊成之一模範。這有如一隊兵卒，在同一目的下人自爲戰，經了好些苦鬥，達成目的之後，肩了步槍回來，衣履破碎，依然是個兵卒，並不是千把總，却是經過戰鬥，練成老兵了，隨時能跳起來上前線去。這個比喻不算很好，但意思是正對的，總之文學家所要的是先造成個人，能寫作有思想的文人，別的一切都在其次。可是話又說了回來，多讀多作未必一定成功，這還得嘗試了來看。學畫可以有課程，學滿三四年之後便畢業了，即使不能算名畫家，也總是畫家之一，學書便不能如此，學文學也正是一樣，不能說何時可以學會，也許半年，也許三年，也許終於不成。這一點要請弄文學的人預先了解，真正是票友，試試來看，唱得好固可喜，不好也就罷了，對於自己看得清，放得下，乃是必要也。

第三，須略了解中國文學的傳統。無論現在文學新到那裏去，總之還是用漢字寫的，就這一點便逃不出傳統的圈子。中國人的人生觀也還以儒家思想爲主流，立起一條爲人生的文學的統系，其間隨時加上些道家思想的分子，正好作爲補偏救弊之用，使得調和漸近自然。因此中國文學的道德氣是正

當不過的，問題只是在於這道德觀念的變遷，由人爲的階級的而進於自然的相互的關係，儒道思想之切磋與近代學術之發達都是同樣的有力。別國的未必不也是如此，現在只就中國文學來說，這裏邊思想的分子很是重要，文學裏的東西不外物理人情，假如不是在這裏有點理解，下餘的只是辭句，雖是寫的華美，有如一套綉花枕頭，外面好看而已。在反對的一方面，還有外國的文藝思想，也要知道大概才好。外國的事物固然不是全好的，例如有人學頹廢派，寫幾句象徵派的情詩，自然也可笑，但是有些傑作本是世界的公物，各人有權利去共享，也有義務去共學的，這在文明國家便應當都有翻譯介紹，與本國的古典著作一同供國民的利用。在中國却是還未辦到，要學人自己費力去張羅，未免辛苦，不過這辛苦也是值得，雖然書中未必有顏如玉的美人，精神食糧總可得到不少，這於弄文學的人是比女人與酒更會有益的。前一代的老輩假如偷看了外國書來講新文學，却不肯譯出給大家看，固然是自私的很，但是現今青年講更新的文學，却只摹幾本漢文的舊來看，則不是自私而是自誤了。來了再附贅兩句老婆心的廢話，要讀外國文學須看標準名作，不可好奇立異，自找新著，反而上當，因為外國文學作品的好醜我們不能懂得，正如我們的文學也還是自己知道得清楚，外國文人如羅曼羅蘭亦未必能下判斷也。

以上所說的話未免太冷一點，對於熱心的青年恐怕逆耳，不甚相宜亦未可知。但是這在我是沒法

子的事，因為我雖不能反對青年的弄文學，贊成也是附有條件的，上邊說的便是條件之一部分。假如鴉片烟可以寓禁於徵，那麼我的意思或者可以說是寓反對於條件罷。因為青年熱心於文學，而我想勸止至少也是限制他們，這些話當然是不大嚙得下去的，題目稱曰苦口，即是這個意義。至於甘口，那恐怕只是題目上的配搭，本文中還未曾說到。據桂氏說文解字義證卷三十，鼯字下所引云：

「玉篇，鼯，小鼠也，螫毒，食人及鳥獸皆不痛，今之甘口鼠也。博物志，鼯，鼠之最小者，或謂之甘鼠，謂其口甘，為其所食者不知覺也。」日本和漢三才圖會卷三十九引本草綱目鼯鼠條，亦如此說，和名阿末久知禰須美，漢字為甘口鼠，與中國相同。所謂甘口的典故即出於此。這在字面上正好與苦口作一對，但在事實上我只說了苦口便罷，甘口還是「恕不」了吧。或者怕得青年們的不高興，在要收場的時候再說幾句，——話雖如此，世間有文壇登龍術一書，可以參考，便講授幾條江湖訣，這也不是難事，不過那就是咬人不痛的把戲，何苦來呢。題目寫作苦口甘口，而本文中只有苦口，甘口則單是提示出來，叫列位自己注意謹防，此乃是新式作文法之一，為鄙人所發明，近幾年中只會經用過兩次者也。民國癸未二百十日，寫於陰雨中。

## 夢想之一

鄙人平常寫些小文章，有朋友辦刊物的時候也就常被叫去幫忙，這本來是應該出力的。可是寫文章這件事正如俗語所說是難似易的，寫得出來固然是容易，寫不出時却實在是煩煩難難。笑倒中有一篇笑話云：

「一士人赴試作文，艱於構思。其僕往候於試門，見納卷而出者紛紛矣，日且暮，甲僕問乙僕曰，不知作文章一篇約有多少字。乙僕曰，想來不過五六百字。甲僕曰，五六百字難道胸中沒有，到此時尚未出來。乙僕慰之曰，你勿心焦，渠五六百字雖在肚裏，只是一時湊不起耳。」這裏所說的湊不起實在也不一定是笑話，文字湊不起是其一，意思湊不起是其二。其一對於士人很是一種挖苦，若是其二則普通常常有之，我自己也屢次感到，有交不出卷子之苦。這里又可以分作兩種情形，甲是所寫的文章裏的意思本身安排不好，乙是有着種種的意思，而所寫的文章有一種對象或性質上的限制，不能安排的恰好。有如我平時隨意寫作，並無一定的對象，只是用心把我想說的意思寫成文字，意思是

誠真的，文字也還通達，在我這碰的事就算完了，看的是些男女老幼，或是看了喜歡不喜歡，我都可以不管。若是預定要給老年或是女人看的，那麼這就沒有這樣簡單，至少是有了對象的限制，我們總不能說的太是文不對題，雖然也不必去揣摩討好，却是不能沒有什麼顧忌。我常想要修小乘的阿羅漢果並不大難，難的是學大乘菩薩，不但是誓願衆生無邊度，便是應以長者居士長官婆羅門婦女身得度者即現婦女身而爲說法這一節，也就迫不能及，只好心嚮往之而已。這回寫文章便深感到這種困難，躊躇好久，覺得不能再拖延了，才勉強湊合從平時想過的思慮中間挑了一個，略爲敷陳，聊以塞責，其不會寫得好那是當然的了。

在不久以前曾寫小文，說起現代中國心理建設很是切要，這有兩個要點，一是倫理之自然化，一是道義之事功化。現在這裏所想說明幾句的就是這第一點。我在螟蛉與螢火一文說中過：

「中國人拙於觀察自然，往往喜歡去把他和人事連接在一起。最顯著的例，第一是儒家化，如鳥反哺，羔羊跪乳，或梟食母，都一一加以倫理的附會。第二是道教化，如桑蟲化爲果蠶，腐草化爲螢，這恰似仙人變形，與六道輪迴又自不同。」說起來真是奇怪，中國人似乎對於自然沒有什麼興趣，近日聽幾位有經驗的中學國文教員說，青年學生對於這類教材不感興趣，這無疑的是的確的事實，雖然不能明白其原因何在。我個人却很看重所謂自然研究，覺得不但這本身的事情很有意思，而且動植



物的生活狀態也就是人生的基本，關於這方面有了充分的常識，則對於人生的意義與其途徑自能更明確的了解認識。平常我很不滿意於從來的學者與思想家，因為他們於此太是怠惰了，若是現代人尤其是青年，當然實望要更為深切一點。我只看見孫仲容先生，在簡賸述林的一篇與友人論動物學書中，有好些很是明達的話，如云：

「動物之學為博物之一科，中國古無傳書。爾雅蟲魚鳥獸者五篇唯釋名物，罕詳體性。毛詩陸疏皆在詁經，遺略實繁。陸佃鄭樵之倫，摭拾浮淺，同諸自鄧。……至古鳥獸蟲魚種類今既多絕滅，古籍所紀尤疏略，非徒山海經周書王會所說珍禽異獸荒遠難信，即爾雅所云比肩民比翼鳥之等咸不為典要，而詩禮所云螟蛉果蠃，腐草為螢，以逮鷹鳩爵蛤之變化，稽覈物性亦殊為疏闊。……今動物學書說諸蟲獸，有足者無多少皆以偶數，絕無三足者，爾雅有蠶三足能，龜三足賁，殆皆傳之失實矣。……中土所傳雲龍風虎休徵瑞應，則揆之科學萬不能通，今日物理既大明，固不必曲徇古人耳。」這裏假如當作現代的常識看去，那原是極普通的當然的話，但孫先生如健在該是九十七歲了，却能如此說，正是極可佩服的事。現今已是民國甲申，民國的青年比孫先生至少要更年輕六十年以上，大部分也都經過高小初中出來，希望關於博物或生物也有他那樣的知識，完全理解上邊所引的話，那麼這便已有了五分光，因為既不相信腐草為螢那一類疏闊的傳說，也就同樣的可以明瞭，羔羊非跪下不能飲乳